

中國傳統喪葬儀式的社會網絡分析 ——河北省邯鄲地區喪葬儀式的實地研究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in Traditional Funeral Ceremony
——Based on Field Study about Funeral Ceremony in a Certain
Village, Handan of Hebei**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班

吳一諾

收稿日期：2014.06.11，接受刊登：2014.08.30。

摘要

中國傳統喪葬是包含多種儀式在內的風俗規範和文化現象，儀式作為一種社會生活中的秩序形式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在喪葬儀式中的社會網絡背後存在的風俗規範得以延續至今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像是對於人際關係的維持，達致社會群體的整合，強化社會秩序具有建設性的作用。本研究以邯鄲地區研究為基礎，通過對傳統喪葬儀式進行田野調查分析，以迪爾凱姆（Durkheim）的集體表像、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的社會網絡理論以及文化人類學相關理論對傳統喪葬儀式及嵌入其中的社會網絡進行探索研究，提出重視傳統文化對社會網絡維持之重要性，進而以傳統喪葬儀式及其社會網絡為切入點，審視社會網絡蘊含的社會資本的建設性思考。

關鍵字：喪葬儀式、社會網絡、集體表徵、儀式功能

ABSTRACT

As a kind of social order form, rite exists in all 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Traditional funeral in China is just about the customs and cultural phenomena containing many rites. Funeral ceremony and social networks embedded in rites, because of the social function which derives from the customs and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ies, remain alive today.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old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ogether, integrating social group, strengthening social order.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which aim at traditional funeral ceremony. Focusing on Durkheim's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Mark Granovetter's theory of social network and correlation theor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study explores and researches the function of funeral ceremony and social networks embedded in rites, and then uses it as an entry point to think deeply about paying attention to holding social networks together with the help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canning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 : Funeral ceremony; Social networks; Social integration;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Ritual function

1 引言

筆者在經歷了外祖母的去世和為期七天的傳統喪葬儀之後，一方面痛苦地回憶外婆生前對我的愛，對生命的存在與逝去多了一份思考與理解；另一方面卻一直對喪葬儀式本身的過程念念不忘，理不出頭緒。我希望了解複雜的喪葬儀式本身，希望明白這樣儀式的意義究竟何在，為什麼要持續七天？為什麼需要如此繁複的禮儀過程？於是回過頭來將這些日子的日記重新整理成田野筆記，整理有關喪葬儀式的相關資料，在時隔數月再次回到老家對當時參與喪禮的街坊鄰居以及相關人員進行了回溯訪談，記錄並分析傳統喪禮中的社會網絡與蘊生的社會資本作用。基於筆者對傳統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希望通過學習和論文這種形式來對外祖母的去世表示紀念；而通過論文的寫作和思考，筆者感受到傳統儀式的影響，小到個人生活，大到社會秩序的維持，都有著進一步探究的意義。

本文通過探討社會學和人類學中與之相關的理論，找到這兩種理論在喪葬儀式里所嵌入的社會網絡這個切入點中的結合之處，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探究喪葬儀式中的社會網絡和蘊含的社會資本，以傳統文化的思路和視角來對之進行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夠在此基礎上探討喪葬儀式的社會功能與社會網絡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影響。基於這樣的面向，本研究希望從以下幾點理論和實踐意涵方面進行有貢獻的論述，包含：

（1）增強社會學對傳統文化的解釋力

以往我們在研究傳統文化中，往往從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角度進行分析，而較少的從社會學視角進行研究，以傳統喪葬儀式為例，在繁多的文獻資料中很少可以找到運用社會學進行的分析。因此，筆者撰寫此論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對我國流傳下來的傳統風俗進行分析研究，增強社會學理論在此方面的解釋力。

（2）彌合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各自為戰」

雖然社會學和人類學有著緊密的相互關係，但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各自的研究中較少

相互引借，出現「各自為戰」的現狀。本文旨在彌合兩者的鴻溝，運用社會學分析喪葬儀式這一傳統的人類學研究題目，並且找到社會學與人類學在相關解釋上的共通之處。

（3）對定性研究的重新重視

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發展是社會學的主流，定量研究的解釋力也是相對科學和正規化的，但是對於些許問題，定量研究有其自身克服不了的弱點。今天國內外社會學的發展出現了「感性轉向」，偏重於定性的實地研究和田野調查需要我們的重新重視。體現人文色彩，關注平時生活，也是社會學研究的目的。

（4）社會轉型中運用傳統力量進行社會整合

現代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個人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個人主義傾向、缺少家庭關係等一系列負面影響。時代雖然崇尚個人的能力，但是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十分需要傳統力量的整合而不只是靠國家社會的種種制度性措施。所以，運用傳統力量尤其是文化的力量就顯得十分重要了，這也是國家軟實力的內涵。

（5）喚起人們對人情社會中蘊含的社會資本的思考

中國是人情社會，人們喜歡在社會圈子中進行各種思考，離開了社會圈子，無法研究嵌入人際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本。喪葬儀式中的社會資本是整個社會這個大網絡的社會資本的一個縮影，研究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無論對於個人還是群體，甚至國家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將首先對相關文獻和研究進行回顧和整合，以期在理論方面有一個比較系統的認識基礎。然後通過分析喪禮中所包含的三類社會網絡與相關的儀式，來具體分析社會網絡究竟是怎樣鑲嵌在喪葬儀式中，社會網絡與喪葬儀式究竟又是如何契合在一起相互影響、發揮作用的。最後，用相關理論對喪葬儀式和社會網絡進行功能性和文化性的分析，從而得出相關結論，以供參考和進一步探究討論。

2 文獻回顧

2.1 國外相關研究

(1) 從儀式到結構功能論視角下的儀式研究

儀式一直是人類學關心的主題之一，人類學家通常從文化象徵意義和文化功能等方面進行討論。格爾茨（Geertz）在文化象徵意義上對儀式的研究強調了儀式中象徵符號的文化層面的分析，即對其中蘊含著的意義和文化特性的研究。他認為宗教是一種文化體系，也即通過構建存在的普遍秩序來影響人們的情感和動機的符號系統（彭文斌、郭建勳 2010）。凡·傑內普（Avan Gennep）將各種儀式行為稱為「通過儀式」，所有通過儀式都體現了分離、闕限、融合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各個階段具有不同的特徵與功能，體現著人們在不同的儀式階段所進行的不同的活動方式。

人類學中的功能派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認為喪葬儀式具有重要的撫慰功能。他認為社會文化現象最終都根源於個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並且起到維持社會團結的作用，從而「死這專私的行為，任何人唯一最專私的行為，乃變成一項公共的事故，一項部落的事故」（馬林諾夫斯基著、李安宅譯 1986：33）。馬林諾夫斯基更多的是在個人角度上分析喪葬儀式功能的，而拉德克里夫—布朗（Brown）則在社會整體的層次上進行儀式的功能分析研究。他認為「所以儀式就顯示出了具有一種特殊的社會作用。儀式可以調整、維持並一代又一代地遺傳這種感情，社會的章法就是依賴於這種感情」（布林—莫利斯著、周國黎譯 1992：171）。這樣，在社會整體上來講，儀式就將人們聯繫起來，從而促進了群體的調整和維繫。

對儀式的社會功能方面的解讀，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較早提出了一些精闢的分析。迪爾凱姆在他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通過解讀「集體表象」並且從這一理論出發，

論述了儀式作為價值觀念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在社會整合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儀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會團結強化集體力量，這就是迪爾凱姆關於儀式社會功能的核心論點（薛藝兵 2003）。也就是說，通過群體共同的儀式性活動，將原本鬆散的群體中的個人凝聚起來，整合為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的集體。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迪爾凱姆開始用集體表象概念來指稱法律、道德規範、習俗、宗教信仰以及輿論和時尚等社會潮流，並把它視為集體意識具體形態或基礎來進一步闡釋其社會整合的功能（王林平 2010）。

相比迪爾凱姆較為宏觀的儀式功能分析，默頓（Merton）提出的「顯性功能」與「隱性功能」的概念則從比較具體的方面來對喪葬儀式進行分析，研究者認為「顯性功能」有處置亡人的遺體；安慰亡人的家屬；肯定亡人的業績；在信仰宗教的民族中，通過宗教儀式祈禱亡人的靈魂平安離去；「隱性功能」有：強化民族在宗教上的認同；加強社區的凝聚力；調節社會關係（李彬 1994）。這兩個方面將喪葬儀式中人們看得見的功能和看不見的功能得以闡述，對於更好的理解其功能十分重要。

（2）社會網絡理論視角下的儀式分析

相對於人類學在儀式方面對文化層面的重視，社會學更關心儀式所牽涉到的社會層面的問題，比如說社會網絡在儀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格蘭諾維特通過論述社會網絡的強關係和弱關係，展現了強關係對於群體內部的整合作用以及弱關係對於相關群體的聯繫交流和宏觀與微觀網絡的整合的作用。通過喪葬儀式，許多個弱關係之間架起了橋，從而將群體關係予以整合，起到了社會網絡維持的作用。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絡理論論述了強關係與弱關係的概念，用交往頻次、交往時間長短、感情深厚與否、互惠程度等四個因素作為評判條件來區分強關係與弱關係。也就是說，強關係是交往頻次較高，交往持續時間較長、感情比較深厚以及互惠程度較深的社會關係，而弱關係則相反。通過強關係，原本處

在同一個社會交往網絡中的人們加深了聯繫，增進了感情，這樣，在今後的接觸交往中互惠程度便同步增長。通過弱關係，原本不在一個社交網絡中的人有了認識的機會，可能在接下來的交往中更進一步，從而將兩個交往網絡的人聯繫起來，這就是格蘭諾維特所說的「橋」。

跟格蘭諾維特對社會網絡的重視相比，林南（Nan Lin）的社會資本理論則在社會網絡中加以討論，重點說明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在社會網絡中的關鍵影響，其關於中國人情社會中如何調動社會資本有著獨特的視角。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關係中可以帶來回報的資源投資（Lin and Nan 2001: 24-25）。換一種說法，即社會關係網絡中蘊含著社會資本，相互聯繫著的人們在這個圈子內進行著一系列的想要獲取資本的活動。人們參與任何活動，如果從社會資本理論角度出發，都是有其目的性的，都是為了獲取一定的利益的，這個利益可以是物質上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

2.2 國內有關喪禮相關研究

基於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美德，國內有關喪葬儀式研究是家族的切入分析，再進而延伸到群落、社區，這是由中國獨特的社會背景和人際關係所決定的。林耀華在《義序的宗族研究》一書中寫到「加以父系社會父權至高，一旦死亡，子孫無所依賴，悲楚哀悼之餘，產生許多行為，藉以紀念先人，代復一代，浸而成俗，儒家依此社會背景，提倡孝道學說，特別重視『慎終追遠』之義」（林耀華 2000：167）。楊懋春的《一個中國的村莊——山東臺頭》中，「家庭把自身看作一個獨立的實體，儀式慶典是家庭排外性的最明顯標誌在所有儀式中，父母的喪葬儀式和祖先的祭祀儀式最重要」（楊懋春 2001：90）。家庭經濟狀況的不同反映了村落家庭之間的階層分化，輩分所體現的親屬關聯式結構以及家庭之間的競爭，村落內部的評價機制，則制約著喪葬儀式的排場規模（張佩國 2010）。

中國由於幅員廣大，喪禮也呈現出地域差異。張佩國在《漢人的喪葬儀式：基於民族

志文本的評述》中，論述了喪葬儀式的具體細節與特點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的體現方式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具有很大差別的，這是因為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下，產生不同的文化風俗，因而就衍生了不同的喪葬儀式。而楊帆在《「慎終追遠」的背後：魯西南「過三年」喪葬儀式的文化解讀》中，以「過三年」儀式的個案調查研究為基礎，分析「過三年」儀式中所體現的儀式中關係的展演與整合特質，從而解釋魯西南荷澤地區「過三年」喪葬儀式祭祀活動之所以繁盛至今所蘊含的來自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層面的助推力量（楊帆 2011）。楊帆的論述是通過研究「過三年」這一儀式作為切入點，進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分析其中的風俗規範和文化形態，從而可以洞悉其背後種種形式得以存在的原因和功能作用，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深層文化結構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綜觀以上國外相關的文獻資料對於喪葬儀式中有關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大都是一些涉及性的研究，或者是從儀式整體上進行的討論，很少從專門的喪葬儀式視角下進行研究的，但是凡是涉及到儀式的理論都對喪葬儀式中互動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國內的喪葬儀式互動研究大多是小視角下的實地研究，涉及理論較少，缺少宏觀的理論，更沒有突破傳統研究喪葬儀式，來洞悉背後的風俗規範以及人際互動網絡，進而詳實的歸納這樣的民俗規範所起到的社會作用。本文針對以上研究的不足，以個案研究來解釋喪葬儀式的傳統社會功能，對傳統喪葬儀式嵌入的社會網絡進行分析，以延伸社會網絡所附帶的社會資本作用。

3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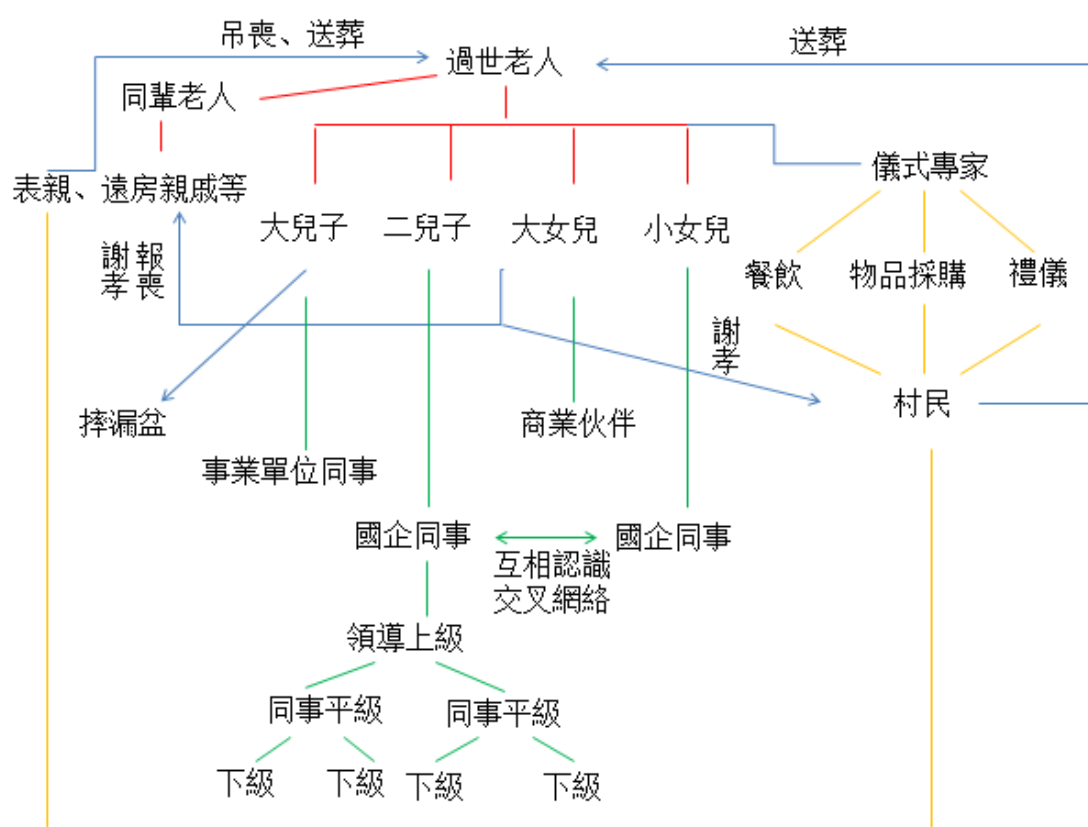
論文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實地研究（包括無結構訪談法和觀察法）和文獻研究。筆者通過親自參加喪葬儀式以及隨後的回訪中進行論文的撰寫和材料組織。在實地研究中，通過深入觀察喪葬儀式的各個環節和與參與其中的人們進行對話，形成了大致的論文結構，輔以關於喪葬儀式的重要文獻和著作，參閱了一些研究喪葬儀式和社會網絡理論問題的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和材料。

本論文的實地研究個案為一位元享年 81 歲的老太太（是研究者的外婆）的喪葬儀式，葬禮日期是西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8 日，其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後隨丈夫工作於城市，兒女也都工作並生活在城市。研究者當時在外上大學，接到了外婆過世的消息之後即趕到老家參加喪葬儀式，為期七天，期間研究者一直居住在老家，全程參與喪葬儀式。老人同輩的大部分親友都在老家農村，喪葬儀式亦回家鄉籌辦，此為實地研究的背景和情況。這裡的喪葬儀式，一方面反映我國喪葬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的變遷與融合。

作者訪談的參與喪葬儀式的街坊鄰居以及相關人員，其人數總數為 32 人；共分二次訪談：第一次為喪葬儀式進行期間西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8 日，第二次為回訪，時間是西元 2012 年 3 月 4 日至 2012 年 3 月 12 日；論文寫作依據訪談所得來的資料進行分析，其信度依據在於訪談人員都是當地村子的街坊鄰居，他們熟知當地的傳統文化，喪葬儀式作為一項重要文化風俗，是最常見和最被他們瞭解的文化儀式，尤其是直接參與喪葬儀式的總理和工作人員，他們對傳統喪葬儀式的各個環節都了之於心，因此分析資料的信度能夠保證。

4 喪禮儀式及其蘊生的社會網絡分析

喪禮儀式中所涉及到的社會網絡可根據親疏遠近和在喪葬儀式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分為三種類型的社會網絡：首先是傳統的家族傳統親屬網絡，建基於血緣關係，為主要的儀式行動者；其次是從家庭擴展的公社式社交網絡，是在地緣關係的基礎上延展的，包含儀式的指導者與參與者；最後一類則是當代社會分工下外衍的制度性社交網絡，以當代職業地位所建立的社會網絡。（參見圖一）。



圖一：喪葬儀式所鑲嵌的社會網絡類型

喪葬儀式中所涉及到的社會網絡，根據親疏遠近和在喪葬儀式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分為三種類型的社會網絡：

4.1 喪葬儀式中的家族親屬網絡

對於喪葬儀式中的家族親屬網絡，主要是指死者的直系親屬、旁系親屬以及同姓家族

親屬等。喪葬儀式中涉及到的儀式主要有報喪和弔喪、摔漏盆、送葬等環節。

（1）報喪與弔喪

老人過世之後，由兒女將老人的遺體從城市運回農村老家，放置在房子的正屋，也就是所謂的堂屋。隨後，便由老人的子女去通知親屬老人的死訊。由於現在通信發達，解決了不少聯絡當中的困難，對於居住較遠的親屬便電話通知，對於居住在本村的親屬需要登門報喪，這是本節論述的重點。

由老人的兒女親自進行的報喪，需要身著白鞋和素衣，到本家親屬家中磕頭報喪，以告知老人的死訊求得親屬的幫助和慰藉。在這一過程中，不論是關係的好壞，都要登門叩拜，而即便有過節或者之前的瓜葛，親屬也不會計較，要對來報喪的老人子女扶起來施以安慰。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死者為大」流傳甚廣，在這「一跪」和「一扶」中，所有的東西都會拋到腦後，大家都會為老人的喪事盡心盡力。

所謂「弔喪」，就是親屬得知老人死訊之後前來弔唁。本村的親屬在快到家中的路上就開始哭泣，尤其是女性更要哭出聲響，而外地來的親屬要在一進村口就開始哭，一直到哭到老人的靈前。親屬到老人靈前施禮的過程中，守靈的老人子女要哭泣，施禮完畢後，老人子女需要還禮大拜。

在迎接親屬弔喪的過程中，老人母親同姓的親屬，即子女舅家的親屬在弔喪的過程中會挑些「毛病」，比如說哪裡不夠周到等等。這是習俗，象徵著老人娘家人的關心。如果平時關係較好，大都一帶而過，並且還會表揚一番，反之，則會趁機「報復」，為難一番。

報喪與弔喪是親屬之間溝通的橋樑，也給親屬之間盡自己相應的義務提供了平臺。其功能顯而易見，便是把親屬和老人子女加以聯繫和連接，共同為老人的喪事盡心，將親屬的哀思轉化為實際行動，為接下來的正式喪葬儀式做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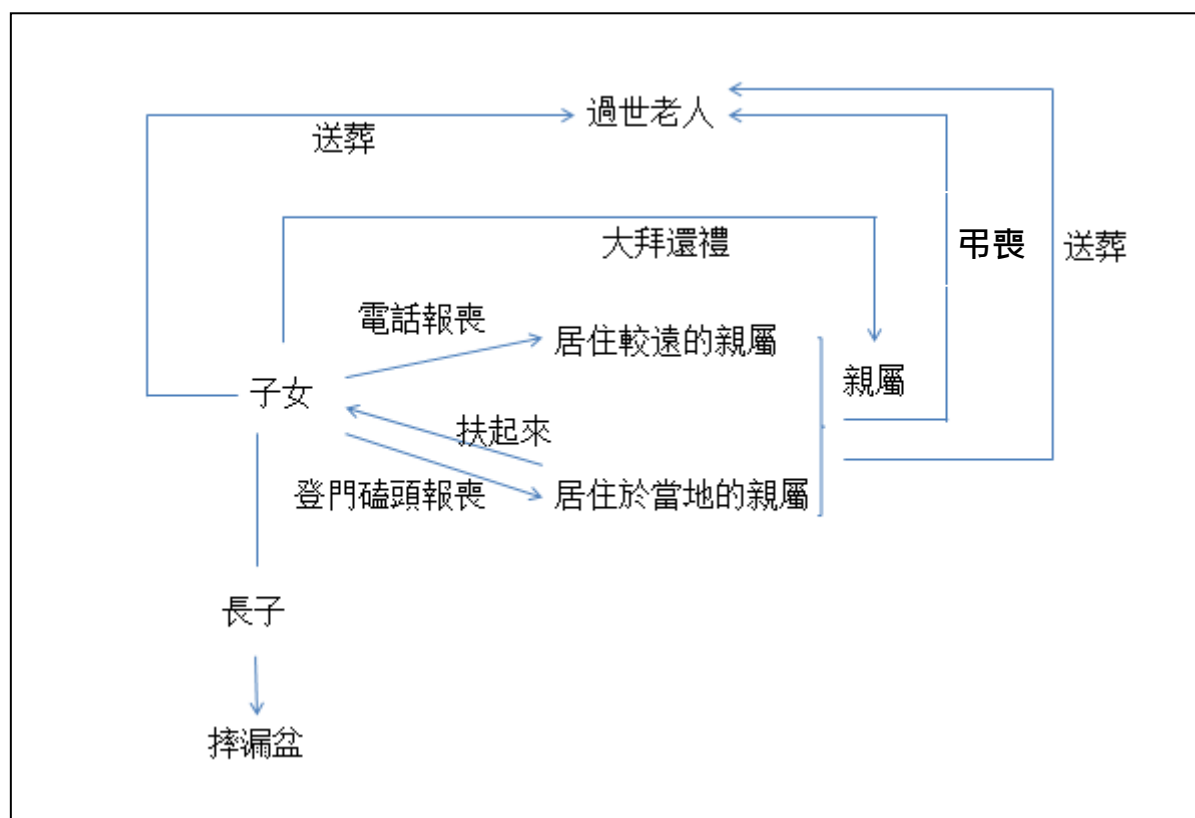
（2）摔漏盆

不僅是農村的傳統喪葬儀式，而且城市中大多數喪禮都依然保留著出殯前摔漏盆的風俗。摔漏盆是在出殯送葬開始之前的一項儀式，一般由長子或者長孫來進行，站在眾人之前的位置。如果老人沒有兒子，便要由女婿來擔當，如果沒有孫子，須從本家中挑一侄子來代為執行。但是當前社會思想相對開放，如果老人生前已有意願讓誰來擔當此任務，老人過世後子女一般都會遵從，也會出現由外孫執行的情況。這一儀式實際上就是一種「表演」。特納（Jonathan H. Turner）將儀式等文化行為看作是「舞臺劇」。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儀式可以看做是一種展演或文化戲劇，但是儀式和戲劇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儀式不僅僅在重複一個儀式或腳本，而且是一種鄭重其事的行為，承載了參與者身在其中的傳統。其次，儀式的目的不是娛樂，而是通過展演達到一定的目的，發生某種轉換（莊孔韶 2006：365）。這一儀式的目的，一是要對外顯示後繼有人，家族有後，不至於讓人「瞧不起」，另一方面是象徵意義層次上的，即孝子繼承的合法性，一般由誰來摔漏盆，誰就有了繼承老人遺產的正當性與法理性，這是所有人都認同的。

（3）送葬隊伍的排序

在送葬過程中，隊伍的排序也是有講究的。從前往後依次為長孫（一般報牌走在隊伍最前方），長子、次子、侄子等，這些人稱為孝子，指男性。在其後，是幾輛帶後棚的卡車，在上面坐著的全是女性和小孩，主要有女兒、兒媳婦、孫女、外孫女等。其他的親屬就不用那麼嚴格的按照順序來，全部跟隨在隊伍的後面就可以了。這樣排序有其自身的道理，顯示了家族內部的親疏遠近和責任義務的大小，以及地位的差別。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就說明這樣的情況。這裡，去世的老人便是差序格局的中心，由其向外散開的呈同心圓狀的一圈一圈的「波紋」就是親屬圈子，由內到外雖然延伸散播開去，但是關係也是逐漸變淡薄的。「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費孝通 2008：27）。這在送葬隊伍的排序中顯而易見，這也再次確立家族成員間的不同位階以及彼此的

權利關係（參見圖二）。



圖二：喪葬儀式中的家族親屬網絡圖

4.2 喪葬儀式中的公社式社交網絡

對於喪葬儀式中的公社式社交網絡，主要是指鄉間鄰里、同村中的老朋友以及平時交往較少但是相互認識的人，甚至不相干的人都包括在內。在喪葬儀式中，除了家族親屬網絡外，公社式社交網絡同樣重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起到的作用要更大，是保障喪葬儀式順利進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喪葬儀式中涉及到公社式社交網絡的主要有聘請儀式專家、報大廟及出殯送葬等。

（1）聘請儀式專家

在老人子女將遺體送至老家屋中後，需要聘請一位儀式專家，稱為「總理」或者「大衿長」，其往往是農村中懂得喪葬禮數並且具有較高威望的長者，該村中所有家庭的紅白

喜事都會聘請他來「管事」，因為其能夠在這之中協調各方面關係，調節各種衝突，領導儀式的順利進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總理」掌管老人子女交予的經費，會召集村中所有相關人員佈置各項任務，前期包括訂製紙紮、棺材、墓碑等，安排人員做飯、佈置會場，在為期七天的儀式中，每逢相關小儀式都會出現予以指導。後期，安排吹手和禮儀隊，通知相關人員，聘請歌舞隊、購買一系列用品等。可以說，「總理」在整個喪葬儀式中扮演著絕對重要的角色，同時又是整個表演過程的導演，指導著死者親屬和相關工作人員以及鄰里鄉親各自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戈夫曼對角色扮演有過專門的論述，將表演定義為「作為一個特定的個體在任何特定的場合所表現出的全部行為，這種行為可以以任何方式對其他參與者中的任何人施加影響」（王靜 2009）。「總理」起到了連接各弱關係群體的作用，是網絡之間的橋。

（2）報大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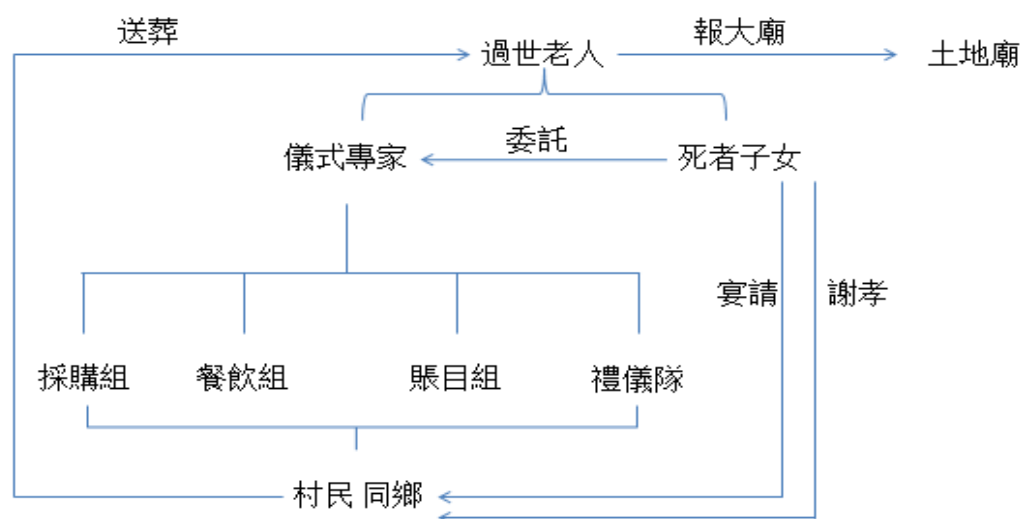
報大廟在喪葬儀式中是十分重要的環節，是聯繫公社式社會網絡的關鍵一環。報大廟具有兩個項目，一是到土地廟為死者報戶口，用豬牛羊三種牲畜作為祭品；二是請全村人吃宴席，觀看表演隊演出。

在第一個項目中，由「總理」帶領死者家屬到當地土地廟上香祭祀，意味為死者「報戶口」，是象徵性儀式，但是不能缺少。重要的是第二個項目，就是宴請全村人，尤其是為過世者的喪事出力盡心的人設宴款待。一方面示以感謝，因為這裡的習俗是喪葬儀式進行七天，幫忙的村民鄰里都很疲憊；另一方面是顯示家中經濟實力和地位。無論是家中條件好的還是相對差的，在這一方面的花費都不會特別寒酸，因為「死者為大」思想深入人心。本文實地研究的家庭是居住工作都在城市，辦喪事才回到老家的，因此排場相對大，宴席的檔次稍高。吃過飯之後就是觀看演出。隨著時代的進步，由原來的請戲班唱戲的單調形式演變到今天相對多樣性的演出。該戶人家便請了當地較為出名的演出隊，表演歌舞

以及小品等，吸引了全村人的觀看，在當時頗受好評。

(3) 出殯送葬與謝孝

在出殯前，由「總理」帶領相關工作人員，在亡者家門口及附近敲響三聲鑼鼓，然後鄰里村民便會逐漸出門，來到喪事者家門口及附近觀看。送葬時，村民們聽見一路的哭聲與樂器聲音也會放下手中的事情走出家門，跟隨送葬隊伍到埋葬地點，在實際中看送葬隊伍是十分浩大的，幾乎每家每戶都會有人參與到隊伍中來。關於謝孝，就是在親屬和相親送葬完畢之後，由亡者子女和諸孝子行大禮以示感謝，喪葬儀式也算是到此為止。(參見圖三)。



圖三：喪葬儀式中的公社式社交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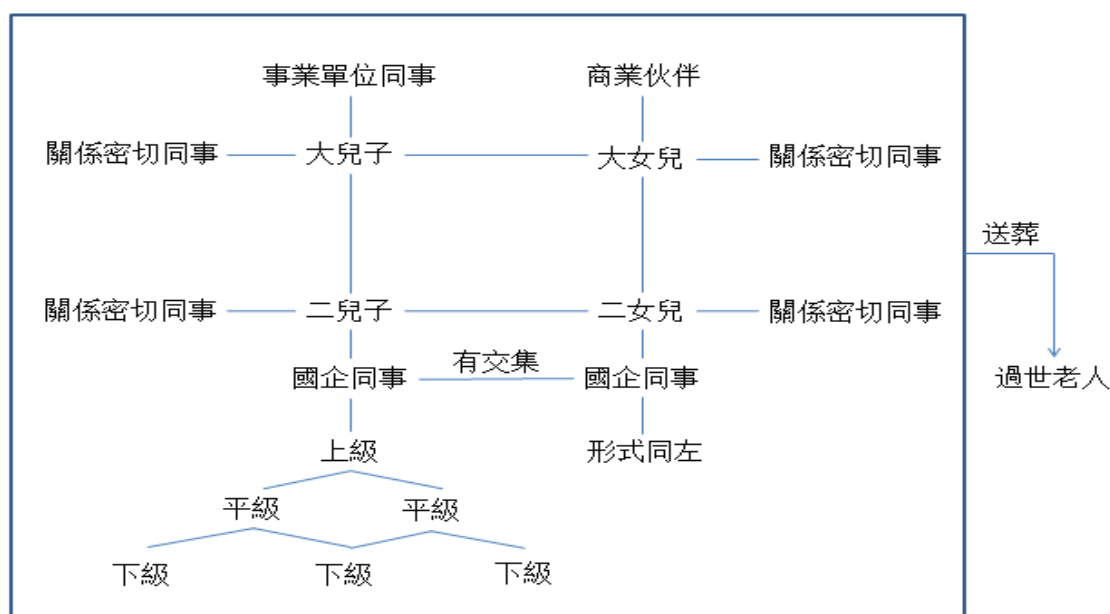
4.3 喪葬儀式中的制度性社交網絡

喪葬儀式中的制度性社交網絡是該個案中的特殊情況，一般農村家庭的喪葬儀式極少出現，這也是本論文在討論喪禮中的社會網絡方面的特殊之處。在本研究中的個案家庭中，子女均工作在城市，身處公共部門或者事業單位，在科層體系中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在中國的人情社會中，科層制度中的人們往往不能夠和「交情」劃清界限。這樣，也就有了在該喪葬儀式中的制度性社交網絡，人員主要是亡者子女單位的領導、同事和下級。中

國人情社會中融合著科層體系。在該喪葬儀式中涉及到制度性社交網絡的主要是禮金明細。

禮金明細，全部都是公開的。此案例中老人共有四個子女，在家門口擺有記帳桌，每個子女各有一本禮金帳。在這裡不論述鄉間鄰里的象徵性隨禮，一是數目較少，都是禮節性的，二是不屬於本節論述範圍。在亡者的四個子女中，有兩位工作於國企，一位工作於事業單位，另一位屬於自營商業。這樣，在喪葬儀式中，四個不同的制度性社會交往群體就被連接了起來，參與弔唁與送葬。

具體來看，禮金數目有三重意義。首先，兩位供職於國企單位的子女，其社會交往群體屬於收入較高的人群，因而隨禮數也就比較多，事業單位和自營商業的社交群體隨禮數則相對較少。其次，關係較好的單位同事不同於一般同事，隨禮數目較大，這是人情社會的特徵，因為關係好，走動多，相互之間有需要幫忙的自然也就比普通同事要盡更多的力。最後，科層體系在隨禮數目上也有體現，依級數不同而有別，體現科層制度內的地位高低。（參見圖四）。



圖四：喪葬儀式中的制度性社交網絡圖

5 運用相關社會學理論進行喪葬儀式的社會網絡功能分析

喪葬儀式作為人們表達對死者悼念和尊敬的一項互動活動，對於喪葬儀式中嵌入的社會網絡具有重要的功能。無論是家族親屬網絡，公社式社交網絡還是制度性社交網絡，都是喪葬儀式的影響。各個社會網絡的維持對於群體的團結和整合，達致更大社會秩序的塑造與強化具有重要影響。在這些功能之中，始終活動的都是人，儀式將傳統文化通過人進行傳遞，一方面表達了人們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將傳統文化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

5.1 人際關係和社會網絡的維持

在傳統喪葬儀式中，人們之間相互聯繫起來。喪葬儀式就像一個平臺，讓人們在這裡交往，互動，更像是一座橋，將相互之間熟悉的人與不熟悉的人連接。同一個社會網絡中的人可以更密切的互動，加深感情，尤其是和亡者家屬之間的關係可以更加深厚。不同社會網絡中的人通過參加喪葬儀式，也可以相互認識，加深瞭解，為接下來的交往提供前提。所以，喪葬儀式對於人際關係和社會網絡的維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以本論文實地研究物件為例，亡者的二兒子和二女兒各自的同事，由於處於同一個強關係之中，在幫忙時會出更多的力量，在隨禮的數目上也更多一些。同時，這其中也包含弱關係的存在，因為二兒子的同事中有人也和二女兒認識，在隨禮的時候，也會在二女兒的帳上隨一份，只不過數目少於二兒子。然後在弔唁的時候，隨兩份禮的那位便會和二女兒的同事結識，這個人便是兩個社會關係網絡的「橋」了。這樣，在弱關係的橋的作用下，將兩個小規模的社會網絡連接起來，小群體關係結合成為較大的社會網絡。這樣，就是實現了格蘭諾維特所說的「將微觀層次的互動關係關聯到宏觀層次的結構形態中」。

5.2 群體的整合與團結，社會秩序的塑造與強化

通過喪葬儀式，不僅是亡者的子女親屬，而且還有鄉間鄰里的父老鄉親，都在喪葬儀式這個活動中得到了整合，從而更加緊密的聯繫起來，促進了群體的團結與整合。另一方面，喪葬活動的一系列儀式性行為，將社會秩序中原本存在的部分予以強化，將新形成的社會秩序予以重構，這樣便更進一步加深了群體的團結與整合。

迪爾凱姆的集體表像概念便是闡述社會整合的有力理論。集體表像簡單來說，就是社會中某個群體成員所共用的價值規範和行為準則。喪葬儀式作為儀式的一種特有形式，是集體表像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社會的個體成員，通過儀式，產生強大的激情，並且建立起認同感，儀式的重要性超過信仰（彭文斌、郭建勳 2010）。有了儀式，人們在其中才建立一種形式上的聯合，如果沒有儀式，內在的信仰沒有管道可以強化和輸出，同樣不利於社會團結。

在喪葬儀式中，鄉間鄰里來到亡者家中幫忙，在「總理」的指導下工作，瞬間鬆散的鄉村集體就被調動起來，大家都只為了一個目標：為亡者辦一場成功的喪禮，平安的將亡者送到另一個世界。喪葬儀式看起來繁瑣，在儀式上的好多人也都有抱怨，經常有人用「有用」和「沒用」來評價喪禮上的種種儀式。但是，在筆者和「總理」以及幫忙的鄉親的交談中發現，大家關注的並不是這些儀式的實用價值，真正在乎的是「有多少人來」、「鄉親們的評價效果」、「喪事影響力的大小」等等，換句話說，喪葬儀式的作用就在於將群體召集起來，共同為亡者悼念，以表達共同的哀思與敬意。這就在無形之中將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念運用其中，從而起到了整合群體的功效。

對於親屬社會網絡，喪葬儀式的進行有助於調整家中矛盾，確立家中的秩序的平穩過渡。子女之間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鬧過矛盾，但是在老人的喪事上一起操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維護了親情。在喪事後，對於老人的遺產分配，今後老家親屬的關係維護，都要在子女的商量中達成協議，從而延續了親情關係，整合了家族的社會秩序，維護了穩

定。拉德克里夫—布朗把儀式的功能歸結在建立和維持社會結構的正常秩序上，當儀式對調節維持和一代代地傳遞那些社會構成所依賴的社會情感起作用時，儀式的特有社會功能也就顯示出來（史婷婷 2011）。

5.3 情感表達與文化傳承

文化層面，喪葬儀式給參與其中的人們的情感表達提供了空間，人們哭泣、悼念，都表達了對亡者的哀思與敬意。同時，喪葬儀式的進行也使多少年來的傳統文化得以延續，雖然經過時代的變遷，喪葬儀式多多少少都在變化，但是主體思想和文化是不變的，人們對於亡者和祖先的敬意是始終不渝的，喪葬儀式就有助於人們情感的表達和文化的傳承。

格爾茨指出：「對於那些能接受它們（宗教符號）的人，並且只要他們能夠接受它們，宗教符號就提供普遍保證，不僅是保證他們有能力理解這個世界，而且在理解時，也使他們的感受獲得準確性」（格爾茨 2008：128）。在喪葬儀式中，人們對喪葬儀式的意義有著共同的理解，所以，喪葬儀式就給亡者子女與親屬，以及來參加喪禮的人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象徵儀式符號，人們一起表達哀思，一起互動完成喪葬儀式。

凡·傑內普的通過儀式三階段論對於分析整個喪葬儀式中的多個子儀式提供了明朗的框架，有助於我們理解喪葬儀式對於文化傳承的具體環節與人們的受教育過程。第一階段是以某種方式象徵性的與先前的狀態或位置相分離；第二階段是過渡階段，受禮的人身份變得模糊不清，既非此也非彼，處於一種邊緣化狀態；第三階段是重新回到社會中，但狀態已經改變（莊孔韶 2006）。在第一階段，即分離階段，主要是守靈、報喪、入殮等儀式，象徵著亡者與塵世脫離。在第二階段，即闕限階段，主要有燒紙、出殯、謝孝、過期數等儀式，象徵著亡者處於中間模糊階段，正在被送往「天堂」。在第三階段，即重整階段，主要有請靈（三周年前一天舉行）和送靈（三周年這一天進行）等儀式，象徵子女為了寄託哀思，將亡者靈魂請回家中予以孝敬，再送回去的意思。在這些諸多儀式中，人們得到

了文化的薰陶，往往經歷過一次喪葬儀式的人便會基本記住這其中的所有講究，這樣是為了等自己老後也能夠順利進行喪事，從而文化的到了傳承。

6 結論與思考

本個案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結論：1、傳統喪葬儀式對於社會網絡的維持與連接起著積極的作用；2、傳統喪葬儀式為社會資本在社會網絡中的流動提供了場域；3、傳統喪葬儀式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承；

傳統喪葬儀式的進行過程中，無論是家族親屬網絡、公社式社交網絡還是制度性社交網絡，都在喪禮中交織聯繫，有機的存在著。各網絡有各自的特點，既獨立存在著，又相互聯繫，互相存在於其他網絡中。正是因為在喪葬儀式這個特殊的場域裡，平時分散開來的各個網絡在這個時候匯聚到一處，共同發揮著相同又不同的作用，其目的是為了將這個喪葬儀式辦好，讓過世之人能夠平安、風光的到達「另一個世界」。親屬子女有親疏遠近，同鄉鄰里有關係好壞，單位同事有和與不和，但是在這個場域裡，所有人共同行動，關係好的盡心盡力，關係不好的摒棄前嫌，「死者為大」的傳統思想將人們連接在一起，社會網絡得以維持，不同的社會網絡得以連接，網絡中蘊含的社會資本得以在更大範圍內流動。同時，傳統喪葬儀式承載著傳統文化，其本身就是傳統文化的一種，「孝」與「禮」等文化精髓深嵌其中。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文化又不斷接納新興文化，比如演出就從之前唱京劇演變到今天喜聞樂見的歌舞和小品等，既不影響喪葬儀式的大體，又起到了答謝父老鄉親的作用。

因此，重視傳統喪葬儀式等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發揮其對於社會網絡維持與連接的積極作用。

在當今社會，隨著社會發展水準的不斷提升，人們接觸到許許多多外來和本土的新事物，逐漸對傳統文化忽視。對於社會網絡的維持，人們現在往往重視的是社會網絡中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越來越務實，越來越功利。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更加重視傳統文化對於社會網絡的維持所起到的功能，這樣的話，一方面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

是一個保護與傳承，另一方面也會對社會網絡的維持起到其他因素所不能的作用。以喪葬儀式為例，經前文敘述我們得知，喪葬儀式作為一項傳統文化的載體，其中嵌入了多個社會網絡，比如家族親屬網絡、公社式社交網絡以及制度性社交網絡，各個社會網絡在這裡得到了整合與連接，具有重要的社會網絡維持作用。

喪葬儀式是一個縮影，此文的目的，便是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重視其在社會網絡維持中所起到的獨一無二的作用，傳統文化不僅扮演顯著的社會功能，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可以創造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

7 後記

雖然傳統喪葬儀式具有獨特的作用與魅力，但是傳統在另一方面意味著相對落後和過程繁雜，與當今時代的節奏格格不入。比如，喪葬程式過多與繁雜，「重死輕生」的觀念導致將大量資源投入喪葬致使貧困之家負擔加重，迷信盛行等等。喪葬儀式的複雜，對於經濟的發展，精神文明的提高，生態環境的保護都有負面影響，比如說，投入大量的金錢資源在繁雜的儀式中，其中又不乏有許多迷信行為，儀式中所用物品產生的垃圾和廢棄物等，這是其消極影響，應當予以改進的。因此，我們在尊重傳統文化與厚待亡者的前提下，儘量提倡節約資源，結合時代的先進性，既讓傳統得到傳承，又剔除其不良方面，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因為傳統文化已經深入人心，構成民間的一種精神，要想改變過於複雜的喪葬儀式，必須深入了解調查，針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採取不同的措施和方法。

最後，本文給筆者今後對於社會網絡的在地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研究方向，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即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發展，傳統農村社區社會網絡的變化與社會資本的傳遞增長。本案例中的制度性社交網絡跟農村社區的社會網絡的連接，是因為社會的發展，農村社區中的個人經由在城市工作，發展出了另一套社會網絡，但是又與農村網絡有著雖不緊密但又剪不斷的關係，在某些情況下兩種社會網絡需要互動，社會資本就流動起來。這是本論文完畢後筆者的研究興趣與期待。

參考文獻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25.
- 薛藝兵，2003，〈對儀式現象的人類學解釋（下）〉 [J]，《廣西民族研究》（03）。
- 李彬，1994，〈金嶺鎮回族的喪葬習俗及其社會功能〉 [J]，《回族研究》（01）。
- 馬林諾夫斯基著、李安宅譯，1986，《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 [M]，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33。
- 布林·莫利斯著、周國黎譯，1992，《宗教人類學》 [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71。
- 彭文斌、郭建勳，2010，〈人類學儀式研究的理論學派述論〉 [J]，《民族學刊》2(02)。
- 林耀華，2000，《義序的宗族研究》 [M]，香港：三聯書店。167。
- 楊懋春，2001，《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 [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90。
- 張佩國，2010，〈漢人的喪葬儀式：基於民族志文本的評述〉 [J]，《民俗研究》（02）。
- 楊帆，2011，〈“慎終追遠”的背後：魯西南“過三年”喪葬儀式的文化解讀〉 [J]，《文化遺產》（04）。
- 莊孔韶，2006，《人類學概論》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365。
- 費孝通，2008，《鄉土中國》 [M]，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27。
- 王靜，2009，〈人類學視野中的「儀式」與「文化展演」〉 [J]，《鹽城師範學院學報》12(06)。
- 馬克·格蘭諾維特著、羅家德譯，2007，《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 [M]，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
- 王林平，2010，〈迪爾凱姆集體表像概念的思想史地位與影響〉 [J]，《社會科學輯刊》（06）。
- 史婷婷，2011，〈喪葬儀式研究文獻綜述〉 [J]，《思想戰線》（S1）。
- 格爾茨，2008，《文化的解釋》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8。